

Carl Larsson's

(瑞典) 卡尔·拉松

A Family

A Home



我们的家 · 我们的房子 · 我们的农庄



(瑞典) 卡尔·拉松

我们的家·我们的房子·我们的农庄

应红 李辉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的家·我们的房子·我们的农庄/ (瑞典) 卡尔·拉松著, 应红、李辉译.
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133-0768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卡… ②应… ③李… III. ①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瑞典—现代

IV. ①J2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(2012) 第138683号

我们的家·我们的房子·我们的农庄

(瑞典) 卡尔·拉松 著; 应红 李辉 译

策划编辑: 张立宪

责任编辑: 汪欣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83398809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张: 8

版次: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768-0

定价: 86.00元

ISBN 978-7-5133-0768-0



9 787513 307680 >

定价: 8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DUKU

读 库

策划编辑：张立宪
图片编辑：黎亮
美术编辑：艾莉
助理编辑：杨雪
责任印制：田歌
特约审校：朱朝晖
于珍珍
潘艳

译序

永远的安适与温馨

李 辉

一九九二年我去瑞典访问，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国家美术馆正好在举办瑞典画家卡尔·拉松（Carl Larsson，一八五三—一九一九）的画展。我前去参观时，看到不少男女老少兴致勃勃地在门口排起了长队。后来，又发现一些邮票、挂历和贺年卡，也选用了拉松的画。卡尔·拉松被誉为现代瑞典绘画之父，活跃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，将近一百年过去，瑞典人对他的兴趣和喜爱依然如故，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。

卡尔·拉松的画从总体来看，属于较为传统的写实风格，然而，他又表现出对各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兴趣。展出的作品中，有的油画明显带有向印象派绘画过渡的痕迹。他笔下的风景画不再是过去完全写实的再现，而是突出光与色的印象。有几幅作品还表明他在有意识地学习日本浮世绘风格。他便是以这样一种从不停止艺术探索的精神，为现代瑞典绘画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。

不过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，还是他对日常生活的描写。他的数百幅作品，为今天的人们展示出近代瑞典生活的长卷。都市景色和市井习俗，田园风光和乡村风情，流溢着安适与温馨。这显然折射出瑞典人的传统性格。即便到了今天，我感觉到，他所钟爱和再现的这些特质，依然保留在大部分瑞典人身上。这就难怪那么多瑞典人会涌进美术馆观看他的画。我想，他们欣赏他的作品，不仅仅是在回味前辈的生活，也是在寻找今天的影子。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时候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安适和平静的传统，尤其显得珍贵。

家庭无疑在卡尔·拉松的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
我所结识的瑞典人，几乎都十分注重家庭观念，对父母，对儿女，有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感情。每逢节假日，一家人喜欢相聚一堂。这样一种家庭观念，在卡尔·拉松的画里面得到生动而充分的表现。他喜爱以家庭生活为题材，家里的所有成员，都是他描绘的对象。他充满温情，以一颗纯真的心，与孩子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。他满足于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，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为描绘对象。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他的艺术与他们同在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中国的丰子恺有异曲同工

之处。丰子恺在漫画创作的旺盛时期，便常常以女儿阿宝和小伙伴们的生活为绘画题材。家庭，儿童，对于他们这类的艺术家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

一九六八年，瑞典出版过一套卡尔·拉松的作品。这套作品分为三册：《我们的家》、《我们的房子》^①、《我们的农庄》，专为儿童编辑出版。所选作品以家庭生活、庄园生活为主要内容，孩子无疑是其中的主角。这套书的特点在于，编者从卡尔·拉松及女儿苏姗的回忆录中，摘选出一些描述绘画过程的文字，与画作相得益彰。卡尔·拉松的文字收录在《我们的家》中，苏姗的文字收录在《我们的房子》和《我们的农庄》两册中。这些文字平实而淡雅，生动记述下他的孩子们的天真烂漫。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，卡尔·拉松的散文，在瑞典文坛也占据一席之地，已成为经典作品而受到人们喜爱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和丰子恺又有了共同之处。

我和妻子应红根据伦敦Michelin House的Methuen儿童丛书英译本（一九七六年初版，一九八九年再版），将卡尔·拉松的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。从这些画面和文字中，可以约略了解到卡尔·拉松的特点，我们看到一个作为画家的父亲，是如何生活于孩子们中间，从孩子们那里获得灵感，而孩子们又如何从他那里得到快乐。

因为他的画和文字，人们曾经拥有过的安适和温馨，孩子们的天真和快乐，将成为永远温暖人心的记忆。不仅仅对于瑞典人是如此，想必对于中国读者也是如此。

一九九八年五月，北京

二〇一二年补记：

此译本于一九九八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，书名为《我们的家、我们的房子和农场》，现由读库重新编辑排版，新星出版社出版。新版时，文字略作修订，并将书名易为《我们的家·我们的房子·我们的农庄》。

目录

译序 永远的安适与温馨 I



我们的家

1-32



我们的房子

33-64



我们的农庄

65-98

A Family

我们的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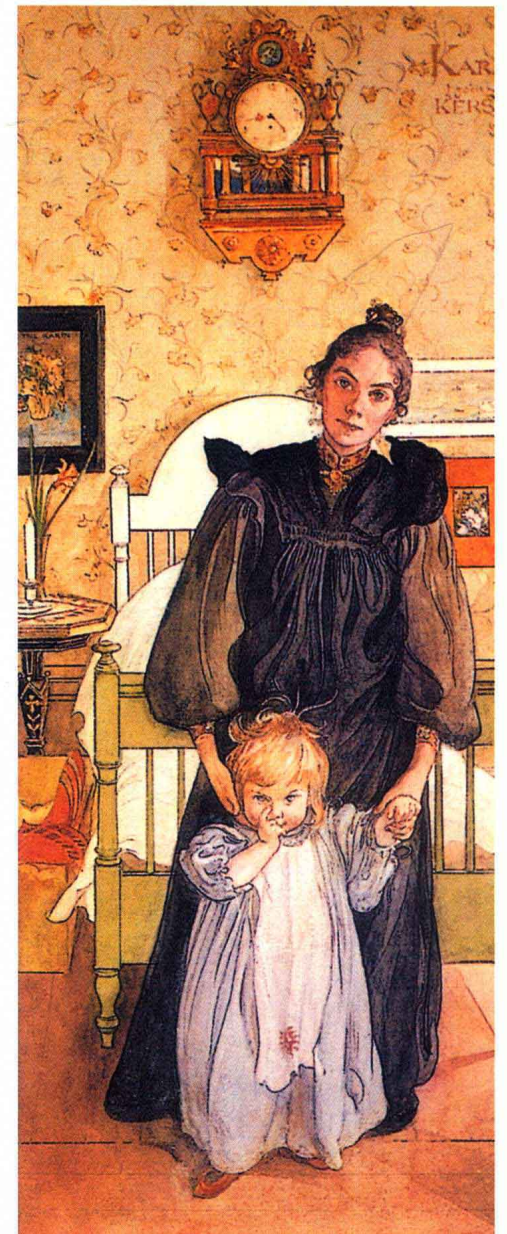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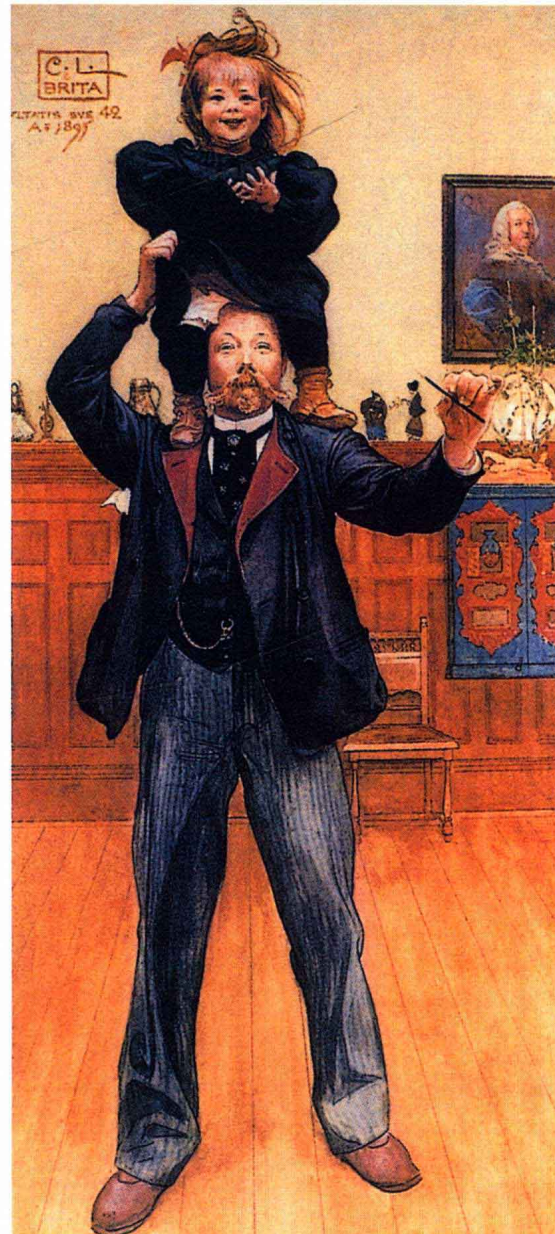
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家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老城。那是个穷地方，在一幢被人遗弃的建筑里，我们占了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。房子的墙上尽是洞，蟑螂和别的什么害虫从里面成群结队地爬出来。我还记得当看到它们时，母亲便大声喊叫起来，父亲则暴跳如雷。那是瑞典最艰难的时期，贫穷而令人烦恼。

我生于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。我好像一点儿也不愿意看到贫民窟的苦难，因为母亲告诉我，只是当助产妇拍打我的屁股之后，我才开始第一次呼吸，脸色由白转红，然后发出一声尖叫。稍稍长大，我便被送进一所婴儿学校，然后又被送进为穷孩子们开办的免费学校。

我们家有位军人朋友，他是一个艺术家，常带给我一些作废的铅笔头。我开始画画，那些铅笔头确定了这样一件事：我要当一个艺术家！非常幸运的是，我得到了老师的鼓励，这样，在我只有十三岁的时候，就获准进入高等美术学院的预备中学学习，随后又进入了学院。

当然，我很快就感到，通向一个艺术家的路其实很艰难。我常常缺衣少食，但最终我从学院毕业，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，并得以参加在法国的一个艺术家团体。我们住的那个小村庄叫格瑞兹。大家景况窘迫，大家一起挣钱一起花。不过，此时我已经可以通过画瑞典传说和探险故事来挣钱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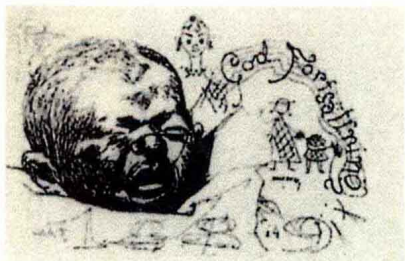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格瑞兹的艺术家团体里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，她叫卡瑞。我们相爱了，并在一八八三年结婚。在格瑞兹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——一个健壮的大胖丫头——苏姗出生了。“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”我当时写道，“我乐得打转，翻筋斗！”一八八四年的圣诞节，我看到卡瑞悠闲地坐在藤椅上，孩子在她怀里正要入睡。我决定用彩笔将她俩画下来。纸有些发灰，甚至上面还起了毛。在把这幅画的深色部分涂上颜色后，我拿起白色彩笔，在卡瑞的头发和领格上，添上从画室窗户洒进的淡淡阳光，阳光还从孩子的头上反射到卡瑞的脸颊和下巴上。新年期间，我完成了这幅画，起名为《画室即景》。我很喜欢它，并且很快就决定为卡瑞和苏姗再画一幅。这次是油画，在同一页上你可以看到它。

苏姗九个月大时，我们搬回瑞典。这两幅画在艺术展览中展出，从此成了我为孩子们画的一系列作品中的第一批。你可以在前面一页上看到其中的另外三幅。第一幅是我们的两个大男孩尤尔夫和庞特斯，他们身着盔甲，正在模仿士兵。尤尔夫举一把剑，庞特斯扛一面旗子。在中间那幅画里，你可以看到我和我们的第五个孩子布瑞塔，她坐在了我的头上。我把她举上来——她喜欢这样，我们正好走过一面镜子。多妙的一个对象！我不让布瑞塔下来，而是赶紧找来一个画架，铺开一张纸，拿起一支笔。布瑞塔觉得这太有趣了——我用了五分钟将画面速写下来。这一页的第三幅是我在一八九八年画的，画面上是卡瑞和我们的女儿科斯蒂。

我扯得太远了。远在这些孩子出生之前，我便发现我必须挣钱。想想早年生活的艰辛和痛苦，那可怖的斯德哥尔摩贫民窟！这使我下决心要让卡瑞和孩子们享受到幸福和安定，我应该努力在为家人和家庭画的所有作品上面，都洒上幸福和安定的阳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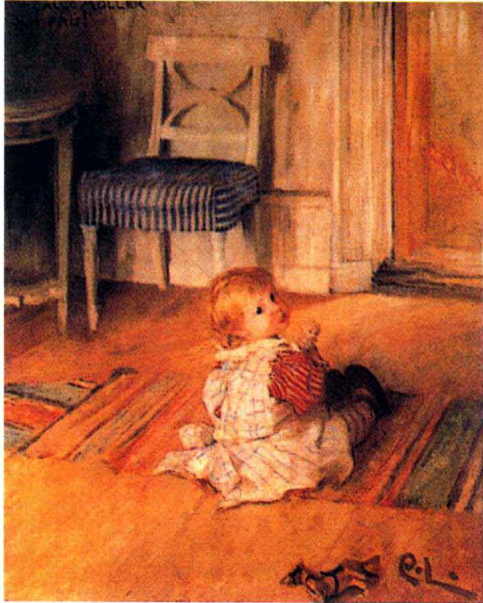


回到斯德哥尔摩之后，我们住在一套公寓里，我常常说它还比不上一个碗柜大。我工作得十分辛苦，一边做艺术教员，一边为报纸和书籍画插图。我的书就放在厨房，而画室则成了活泼可爱的苏姗玩的地方，同时是卡瑞的工作间——一到要做饭的时候，就得腾出一个地方给她用。

一八八六年秋天，我们搬到哥德堡，我在瓦兰德艺术学校担任绘画教员。这时家里的人口还算不上拥挤，我的另一个孩子，大儿子尤尔夫一八八七年出生。一年后，我们又搬到法国，庞特斯在那里出生。我当时正在为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的壁画绘制草图。这一作品直到十年后才完成。尽管对庞特斯的出生感到高兴，可是我却抽不出时间陪他玩。也许正是这一原因，这孩子后来才变得有点儿粗率迟钝。当然，从另一角度看，这说不定还是一种不错的性格。不过，好歹我还是挤时间为新出生的庞特斯画了几张素描，并从中挑选出一张做成版画，常常作为我们的新年贺卡。

庞特斯大约一岁半时，我从画壁画的工作中摆脱出来稍稍休息一下，为这个孩子画了这张油画《地板上的庞特斯》。我看见他坐在一块破地毯上，上面还有一个洞，这是卡瑞铺上的。他扭过头盯住我，我便赶紧画了一幅速写——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，甭指望会坐在那里老老实实让你给他画肖像。然后，我支起画架，开始作画。

在此之前，卡瑞的父亲送给我们一座位于桑德邦的房子——这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小木屋，盖在旧钢铁厂遗留下来的废矿渣山丘上。我们只是在夏天偶尔来住住，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斯德哥尔摩。房子实在太小，所以只要一有积蓄，我们就开始扩建。有时甚至说每生一个孩子，就为他准备一间房子。卡瑞得到了村里手工艺人的热情帮助，他们是木匠、泥瓦匠、修理工、铁匠等，大家一起把房子改建成了一个温暖舒适的乡村别墅，而我也有了一间画室。



到一八九三年，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，苏珊、尤尔夫和庞特斯之后，又新添了里斯贝和布瑞塔。布瑞塔出生在一八九三年，那时卡瑞和我正在瑞典西海岸的玛斯顿德度假。我画这幅卡瑞郁郁不乐地喂奶的水彩画时，这个孩子刚刚出生两个星期。窗外的阳光照在靠背上，但是关着门的屋子里光线黯淡。你们可以发现，我们在桑德邦住的这栋房子，家具和帘子都不是用明亮清晰的水彩画的。事实上，那是我们临时租的一个渔夫的房子。

第二年对于卡瑞和我来说一直非常忙碌。她负责处理住房事宜，监督桑德邦我们自己房子的扩建，还计划修一个花园，织毛衣毛被，为我的模特儿设计、剪裁、制作服装。这些衣服放在桑德邦的一个衣柜里。它们属于某些适合在历史场景中出现的服装，化装舞会上也可作为节目道具，孩子们被允许将它们借出来穿上逗乐，或者在一些特殊场合穿着，譬如庆贺生日的时候。不过，这些服装最能派上用场的还是在我画历史场景和壁画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是画穿着日常服装的孩子们。

在画斯德哥尔摩壁画之外，我还给哥德堡一个女子小学的墙上画了一幅《妇女历史》；还为E.瑟尔斯特作品《歌与小曲》画插图，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。这些画大多数是快乐的老太太和动物。看到这些画的校样时，我开玩笑地说：“既然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的艺术作品在世界上传开，那我就不会为画画而烦恼了。”

当然，我还是不停地画画。因为，当看到孩子们时，我就不得不画了。

在《歌与小曲》完成之后，我继续进行在巴黎和威尼斯的学习旅程。再回到家里，我仍然在哥德堡的瓦兰德艺术学校任教（当然还继续画斯德哥尔摩的壁画）。我找到更多时间住在桑德邦，并这样记述了一个幸福的夏天：“日子一天天晃过，过的都一样。早上我跳进湖里，喝着麦片粥，观察我拥有的每一朵花和每一片叶子，看它们在夜里是否成长了。然后，我拿上画架，走出去找一个画的对象。”

在一点半时，我会回来吃饭。我画插图时会一直工作到五点。喝完咖啡，吃点葡萄干面包，肩上扛着画画用的东西，我就又出去，卡瑞在一旁提着晚餐的食物。我一直画到天黑得不能再画时才停下，因为在瑞典，仲夏的太阳几乎不落下，实际上我常常要晚到半夜两点才回家。即便到了这时，我们还得费劲把鸡鸭赶进它们的棚子里，把门关得紧紧的，以免它们在夜里跑掉。对于一个画家，每个小时的亮光都是珍贵的，于是，在夏天，我的工作日当然也就很长了。



大女儿苏珊是我的第一幅家庭绘画的对象。在她大约十岁时，我又给她画了一幅新的。一位艺术商人看到这幅画，非常欣赏，甚至还要求另外再画一张相同的。哥德堡一位商人庞特斯·费森贝格也看到了它，马上要我为每一个孩子画一幅肖像。但是当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降生时，费森贝格就喊住暂停。他告诉我：“先生，你也许可以养得起这么多孩子，但是我却买不起这么多画。”

当然，我还是继续画孩子们。我画里斯贝穿着红长毛袜、红上衣和红围裙，手里还拿着她的红布娃娃。里斯贝像一个在阳光下欢快歌唱的歌手。无论她走到哪里，都充满阳光和欢笑。

同一年，一八九四年，我画了这幅神情严肃正在思索的苏珊。她站在脚凳上，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她感到有一种自我意识。为了不让自己显得过于呆板，她把衣服打成褶。那样子是在告诉爸爸，如果不得不站在脚凳上一动不动，真是烦死了！

不过孩子们在给我当模特儿时，都表现得十分出色，而且，那些来帮我们扩建桑德邦房子的工匠们也是如此。在我的壁画作品中，你们可以找出木匠、装饰工，还有不少当地人，当然都穿着卡瑞精心缝制的服装。一个姑娘是国家博物馆里的那幅《古斯塔夫·瓦萨进入斯德哥尔摩》中献花姑娘的模特儿，她举着一个花冠要为国王戴上，服饰非常接近于十六世纪的风格。

一八九四年，我们按照惯例在桑德邦过夏天。这个夏天非常糟糕，雨不停地下了六个星期，我越来越不能外出画画。于是，卡瑞建议我不妨画画房子里面。刚开始，我就充满热情地把每个房间都画上一幅，常常是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家庭成员。不过有一次，只有我们的狗卡普在里面睡觉。这些画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我的第一次大型展览时展出，五年之后又出版成一本画册《我们的房子》。

